

眞體論

施其德原著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上海博物院路十二號

眞體論

施其德原著

一 之 書 叢 學 科 與 教 宗

論 體 眞

著 德 其 施

REALITY
A NEW CORRELATION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By
Burnett Hillman Streeter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刊行

眞體論全一冊

原 著 者 施 其 德

譯 文 者 沈 嗣 莊

校 訂 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 行 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 行 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每冊實價大洋一元

序言

本書的目的是要用最質樸的話語，來把我從三十年的研究所得的安心立命之處，敘其大概。但是爲了要使讀者更容易明瞭我寫這部書的觀點之所在的緣故，所以在再三思考之下，我便感覺得最好還是寫上幾句彷彿自傳似的話語，來作本書的序言。

在一八九三年，我以經學免費生的資格，肄業於牛津大學，並且決意要步武我父親的後塵，以法學爲職志的。但是到第二年的年底，我便驟然感覺得我以前所有的一切信仰，都是根基於不穩固的智識上面的；於是我便成功了一個存疑主義者了。此後，我就研精覃思並且博覽羣書，與三五舊好切磋琢磨；如此有一二年之久；後來，根據了格林 F. H. Green 的哲學，我便達到了那時候所看爲適當的宗教智識的立場。並且深感得非更進一步地研究去，把我所已經觀察到的真理，貢獻給其他的人們不可；於是，我便決意要受按手禮了。在受了文學士學位之

後，我便去研究神學了；而且在這裏，我得到了一個從未曾有的機會，就是我可以於研究神學之外，更在牛津 Oxford 大學做些其他的事。不過等到我得了榮譽獎額之後，我又感覺得我以前所達到的立場，在智識方面，還是多麼不穩固！我雖然因為一個忘年交的朋友的勸導，所以沒有把「聖品」放棄了，但假使沒有我一九〇五年初次參加的基督教學生運動夏令會中所得到的感動，我大概是不會取這最後之步驟的。在這裏，我得了一種新的信仰，就是：在宗教裏面，我們是可以真的領會到真體，和那超乎萬有之上，貫乎萬有之中的東西的；而且任何宇宙論，都是宗教為濫觴的；不然，就非破產不成。

以後，我又根據了新的勇敢，開始研究了；但是我總沒有減少我原有的信念，就是：宗教倘使只有所謂神秘，情緒，或一切實際的表示，而沒有智識為之保障，那麼，宗教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所以我便根據了蒲脫勒 Samuel Butler 所說：「我們情願爲了基督的緣故，把一切都犧牲了；就是犧牲基督自己，也是可以的。」

「的一句話，努力地幹去了。

我最大的榮幸，就是可以和一般很難得到的研究真理的人們，用悠長的時間，並且再三再四地共同討論一切重要的問題；所謂共同研究的人們，就是哲學家，科學家，和一般感受藝術，文學，和實際生活的興趣的人們，以及各宗派的神學家，和研究及信仰東方宗教的人們。其實，在我過去的歷史中間，我從個人接觸所得到的智識，比較從書本中所學習的，是還要多些。我對於那些和我一起編著基礎 Foundations 祈禱 Concerning Prayer 神不滅 Immortality 和精神 Spirit 的人們，是特別感激的；因為在編著這些書的時候，所援用的有系統的討論方法，在於我，實在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智識上的訓練；此外，這種方法，正可以暗示我更進一步的研究的途徑，因為倘使沒有這種方法，那麼，我也不會再去研究的了。

自從精神這部書出版之後，我便開始編輯我以前所計劃而沒有實現的一部書

，希望把我最近所達到的立場的總論，在相當的篇幅之內，敘述出來；這樣，或者可以把我的思想弄個明白；所以在這書裏有許多地方，是不過把我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所蒐集的材料，重訂一下就是了。不過到了一九二一年的年底，我又把這工作擱置起來，因為那時我要蒐集我以前所着手的對於四福音的來源的材料了；這書叫四福音 The Four Gospels，是一九二四年出版的。雖然如此，這種工作的中止，也是徼倖的；因為從此，我可以和許多具有科學智識的朋友，共同研究，懂得些近代物理學演進中的幾種普通的趨向；而且可以看到那些科學家對於科學本性的新的觀念所發表的論文。這一切使我把以前所擬成的稿子，修正了不少。

我現在才感覺得我以前研究，正是蹈着大多數其他在宗教範圍內研究真理的人們所有的覆轍；因為任何人，倘使他在基督教遺傳之中生長起來的，那麼，他的問題必然是：「基督教是真實的嗎？」不過這樣問去，我們是一定不會得

到圓滿的答覆的；因爲這問題所包含着的意思，就是：宗教自身也還是一個問題；因爲宗教真理是不值得我們研究的，倘使牠不能把人類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難題——其中最難的是惡的問題——都解決了。

其實，我們要研究的，還是宇宙的自身。最初我們的問題是理論的，比如，我們以爲宇宙是活的呢？還是死的呢？倘使是活的，那麼，我們對於宇宙應當怎樣的看去呢？或者說：我們對於真體，是不是一定要用「量」去想牠呢？還是也可以用「質」去想牠呢？第二，我們的實際問題，是惡的事實了；這就是說：我們能不能自己戰勝，並且幫助其他人們，戰勝一切的痛苦，和一切不公平的遭遇呢？

基督教的使命，在於那些初聽到的人們看來，就是所謂福音；因爲這使命，對於一切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問題，的確可以給他們以一種答覆的；這真是人生的謎語，宗教是已經找到牠的答案了！雖然如此，人生還不絕地發表牠的謎語；因爲直至今日，誰可以有一種答覆，是大多數人所認爲可靠的呢？在一方面那些沒

有宗教的人們，坦白地承認着說：他們是沒有答覆的；在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神學家，還依然地處於辯護的地位。但因為他們在出發的時候，已經提出了一個錯誤問題，所以他們雖然自以為是信仰之干城，但實在講來，他們的立場，是：要我們去救宗教，却不想宗教來救我們了。

因此，這部書並不是基督教的辯護學，——因為在遺傳的基督教裏面，的確有許多地方，是我所要痛擊而斷斷不情願去袒護的——却不過是一種尋求真理的努力罷了。

爲了這個緣故，我便取了一種新的方法來研究這宇宙的問題了。我們所要研究的：真體的本質，單是「量」呢？還也是「質」呢？不過倘使我們一研究到：怎樣可以了解「質」這個問題，那麼，我們便不得不感覺到：在研究質的時候，有許多證據，還是在人類宗教的現象中間的；而且最重的事實，要算是基督一生的事蹟了；因為在我研究過基督之後，我才能夠用新的方法，去研究那些陳

舊的問題了；或者說：只有那具有遠象和能力——對於真理的遠象和勝過罪惡的能力——的宗教，是能夠答覆人生的謎語的。

因為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都是和人類生活有切膚關係的，所以倘使只有哲學家，科學家，和神學家能夠看得懂這部書，那麼，我可以說：我還沒有達我寫這部書的目的。因為這部書是為那些對於任何專門問題從沒有訓練過的人們而寫的，所以我深信這部書是很容易看的。在頭上幾章中間，雖然普通立場是很簡單而直白的，但是為了要闡明這些立場的緣故，所以不得不對於唯物主義，絕對主義，和其他一切的說數，加以批評；這是我要讀者加以注意的地方。雖然如此，我還是已經把論點的大旨寫得十分清楚，使一般受過普通教育而沒有過專門智識的人們，也可以洞澈無遺。……任何人倘使對於科學，或哲學，從來沒有研究過，那麼，儘可先把其餘各章都念完，然後再來看第一章和第四章（譯者註——本書最初幾版中第二和第五兩章也都是與第一和第四兩章平列的）。

這書雖不是專爲哲學家 and 神學家寫的，但我還希望他們能破工夫去讀一下；因爲這書除了有幾段之外，按大體論，並不是把一切舊式的論調通俗化，却是把新的論調介紹出來的意思。至於我怎樣援用其他人們的思想和作品，在每頁上面都很顯然地承認着。還有，假使我們對於本書能夠不注意牠的細節，而單看各種論材結構和全部論點的趨向，那麼，我相信我們可把這部書看作科學和宗教的新的關係了。

我在第二章和第四章裏面所寫的，是新智識論的大概。倘使我把這問題演成一種正式的學說，那麼，我或者可以稱這學說謂之雙重的再現主義 Bi-Representationism，雖然這沒有包含着普通相信再現說者之知覺論在裏面（譯者註——再現說

是知識論之一種見解，是十八和十九世紀中間蘇格蘭哈彌爾敦 William Hamilton

用以反對那些信唯心論而又認有外界事物之存在的人們的術語。照哈氏看來，一切知覺，都是在外界之事物的自身中存在着；反過來說：一切知覺，都不過是

外界事物之模寫耳；後者卽哈氏之所謂再現說者。哈氏又稱再現說爲設若二元論 Hypothetical Dualism，意謂再現說既主張唯心論而又相信有外界事物之實在，則所謂實在者，不過是一種設若之辭耳。又說：因爲既云實在，又云唯心，所以是二元。明乎此，方知本書著者之所謂雙重再現主義。（不過害怕的，是：萬一我用了許多專門名詞來演成了這種學說，那麼，我們對於這部書的主要的觀念，是一定要得到一種錯感的；況且假使我所說宗教和藝術比較宗教和科學更是近似這句話是不錯的，那麼，宗教哲學愈是要把牠所要解釋的一切問題的精神反映出來，愈是應當免掉一切專門的話語，而用想像去把牠表達出來才行。總之，我對於這新知識論的問題，倘使我能夠拋磚引玉地提出了牠的大綱，以供其他比我更合適的人之引伸，和糾正，那麼，我便躊躇滿意了。……………

一九二六年九月施其德序於英國牛津

目錄

序言

第一章.....唯物論

第二章.....科學——藝術——宗教

第三章.....一個往昔的故事

第四章.....達到智識的兩條途徑

第五章.....生命力——絕對——上帝

第六章.....創造的奮鬥

第七章.....基督

第八章.....惡的戰勝

第九章.....宗教與近代心理學

第十章.....神不滅的道理

眞體論

第一章 唯物論

牛頓與

唯物論本是在伊壁鳩魯

Epicurus

以前，公元前四百餘年，德漠頤利圖

達文爾

Democritus

時候已經有的了；不過到了牛頓Newton以後，才得言之成理

，聳人聽聞。近代科學歸納法的宣傳者培根Bacon寫着說：「與其相信這宇宙的

組織是沒有思想存在的，那還不如相信那聖經列傳，Legend猶太遺傳經，Talmud

和可蘭經Koran裏邊所有的一切寓言，倒要好些。」這雖然也是普通人們對於這

問題的判決辭，但牛頓所發明的機械論，居然把少數思想家的存款主義喚醒了過來。在這以前，人們本着他們的天性說着：「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但是後來牛頓根據了幾個很簡單的機械原則，來解說這一切事物行動

之所以然。所以拉普拉斯 Laplace 對於人們所還沒有解答問題，說了一句話；因爲有人問他：在天文學裏面，爲什麼緣故沒有提到上帝呢？他的答案是：「先生，我用不着這種臆說。」

雖然如此，這種臆說不但在自然歷史的領土中，是需要的，就是在研究人種由來的一回事上，也是不可少的。比如身體上每個機體所發生的功用之精細的配合——眼睛的功用是爲着觀看，魚翅的功用是爲着游泳，翅膀的功用是爲着飛翔——尤其是在人類思想中所表示出來的那種推理，這一切東西，的確確是證明有聰明的創造者之有意識的意志，和智識的籌劃存在着的。

以後，達爾文 Darwin 用自動的機械論來解釋上面的問題。他根據通常觀察中的兩種事實，來作他的出發點：（甲）無論有機體的生物，或植物，或動物，牠們的許多後裔，與牠們的祖先，或彼此中間，總稍微有着不同的地方，而斷斷不會真真確確地相同的；（乙）每個個體中間所表示的標準方式不同的地方，是也可以

爲牠們的後裔所承受的。

達氏根據了他那種創造的想像能力，發表出一種意思來；就是把天然淘汰的觀念，應用到這事實上去。他說：各個個體所以要與標準方式不同，便是因爲牠們更可以獲得食物，更可以逃避敵人，或者說：在生存競爭中，更可以有機會的緣故。各個個體若既有了這樣的設備，那麼，便可以延長牠們的生存，並且可以留下更多的後裔了。倘使各個個體的後裔，也能承受一種有用的「趨異」，*Variation*。那麼，這些後裔，也可以延長牠們的生存，並且也可以留下更多的後裔了。反過來說：每一物種各個個體的後裔，若沒有新設備，那麼，在每個時代，牠們將要比較牠們更僥倖的同類者，消滅得迅速些；而且留下來的後裔，也要更稀少些；這樣，那新的族類便要慢慢地，至少要局部地，起來代替那老的了。畜牧者在選種的時候，故意要選擇牠們的出身怎樣，去看那一種的個體，能夠表示出他所最希望的幾種原質。並且看他的目的如何，或者是要奶的，或者是要肉的，在這

一隊的出身，或那一隊的出身，去得到種子；再用選擇的傳種方法，抱那各個個體中所表示出來的他所愿意要的幾種「趨異」，選擇出來，慢慢地更以小的「趨異」堆聚起來，成作一個大的「趨異」，於是就產生了一羣牲口，或說過分一點，簡直是一種新的物種了。達氏看天然淘汰爲一種可以把從長時間所得的小的「趨異」堆集起來，而產生出新的物種的機械東西；並且這種機械是自動的。倘使一個特殊的「趨異」，在生存競爭之中，偶然給一個個體以一種特殊的權利，那麼，這個個體比較普通的個體，要更有機會去傳播牠的物種了。畜牧者所以能夠用選擇的播種方法，得到自然中的趨異，是因爲那些設備得不很完美的各個個體，早已消滅的緣故。因此，在每一個時代中間，那些更適於環境的個體，便增添起來了；其餘的就要減少下去，或至於消滅殆盡了。倘使一個「趨異」是十分豐富的，那麼，各個個體要比以前更加適合於環境，而且自然要自動地加以選擇，叫牠們繁殖起來。人們的眼睛是一件非常精密而適合牠的目的的工具；正像派利Paley說